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许 杰 卷

063

063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殷国明 编 上许 杰 卷

上海
文艺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63, 许杰卷/徐俊西主编;

殷国明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321-3831-9

I. ①海… II. ①徐…②殷…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976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张安庆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63

许杰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殷国明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5 字数 287,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831-9/I·2942 定价: 39.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131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年8月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 131 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 19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 270 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 6000 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惨雾	3
台下的喜剧	36
赌徒吉顺	48
邻居	73
改嫁	97
出嫁的前夜	110
子卿先生	122
到家	138
七十六岁的祥福	152
贼	167
的笃戏	184
怯弱者	220
琴音	239
出世	252

飘浮	283
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	336
我的写作生涯	
——作文与做人	347
编后记	350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353

惨 雾

上

自从新嫁的香桂姊从她的夫家环溪村回门的那天以后，我们的村里就接连的和环溪村聚起兵来。

环溪村和我们的玉湖庄是隔着始丰溪的邻村。溪水在它俩中间流过，天然的画了一道界限。我们的村舍的后面，从前都是一片膏沃的土地，正如现在我们从村后望过隔溪的树林隐藏着的土地那么丰饶。无情的溪水，因为距离它的发源地不远，还带有奔暴的气概，在东冲西决的奔腾，差不多每日都要改换它的故道，践踏我们的田地。现在流到我们的屋下了。我们的建筑，因为要避免溪水的要挟，在村外筑上了坚固的城寨；溪水奔腾的冲来时，破不了那坚固的城寨，就在它的下面激荡了一回，转了几个漩涡，泛成澄碧的深潭，驯马一般的向下驰去。

我们到村后的溪滨眺望时，我们可以看到溪流的后面，是一滩黄色的沙石，沙石的后面是一片草地，草地上面生长着丛密的柳树，和许多芦苇，柳林长满了绿叶，直遮蔽了远山的山岭，与苍碧的青天相接；相离不远的隔岸的环溪村，已埋在柳浪之中，找不到一个屋角。

我们的村舍尽处，恰与村后相反；流水汤汤地从西南方冲来，

直到了村舍的靠壁；在那边顺势成一个反动，汇成一个射出角，向东南方流去；因此就堆成了一个沙渚。

沙渚渐渐的涨大起来。有几处已可种作。我们玉湖人希望在那边有一个最大的开垦；虽然在现在是满眼的蓬蒿。

这里靠着我们的溪滨，倘若用始丰溪的界划作证，环溪人当然管不到这些未来的财富。但是他们说那是他们从前所有的地址，他们有重新开垦的权利。

这是一个权利和财富的冲突；因为他们看重它，正如一座国际的矿山。

已是五月的天气了，小麦早已收获，大豆和田禾，正待耕耘。村人们虽然不是正忙的时候，却也不能十分怠惰。

暖风轻拂柳梢，新蝉开始歌唱，善鸣的黄莺儿飞过，正直的投下一个黑影。我和我的妹妹杂在村人们的行列中，在祠堂前的樟树下纳凉。

那边坐在石凳的尽处的老人，是加裕大伯，他穿着一件青布小衫，豁开了胸口，很悠闲的吸着旱烟；他说话的时候，额纹一定折成三叠，短短的胡子，一根根的矗了出来，正似一个脱了毛的旧刷子。他最爱说话，大家都喜欢听他。靠着加裕大伯右面蹲着的是多理哥，他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后生，头上还有一条辫子，终日盘着；他手里拿着一大碗的粥，和一块麦粉的饼干，蹲在石凳上吃。再顺数算过来：第三个是做鞋子的老六，他比较上懦弱一点，不大说话。第四个是麻皮加来，他是一个最蠢的人，而且是最黏滞的人，大家都叫他麻皮加来，就是我们下辈，也没有一个叫他加来叔的。第五个——这边的尽处，是金樱妹扶着她的刚才周岁的弟弟站着。这边呢；那个坐着的独眼，是独眼三，因为他不是我们同姓，所以大大小小都叫他三哥，他侧着头，坐在门槛上。同样的坐在门槛上面的，是江林公，他抱着他的小孙女儿拍着，俨然似一个白发的保姆。此外还有许多小孩子，都随意的立着跳着；而最使人注意的，是穿着全身白衣服的香桂姊的弟弟多能，我叫他能弟，他也在那边。

加裕大伯俯下头去，要找寻一块大些的石头，敲他的旱烟灰；一面在讲笑话。一阵凉风在柳梢上发笑，拖乱了柳条，却不能移动了荫在树干下面的树影；但同时加裕大伯新落地的旱烟灰却被它吹散了。

癞头金气喘喘的从村舍的尽处跑来，惊破他们的沉静；他带来一个可怖的消息，说环溪人已有四五个带着锄头短棒，在下溪渚的芦苇丛里，凶狠狠的垦地。这是一个很可惊人的消息，对于玉湖庄的村人们，因为这是一桩伟大的财富。癞头金还接着说，他已与环溪人争辩起来，相互的骂了一回；但是环溪人欺他只有一个人，恶狠狠的想来打他。幸亏他手脚快，在芦苇丛里一隐，就一溜烟地跑来了。

癞头金的话还没有说完，多理和麻皮加来，已经跳了起来。

“去！去！那还了得！”

“金！你再去喊一声加启和保东，他们都在大屋厅的中堂里。——你说我们已在祠堂前等他们了；——带短棒来！……”

癞头金已经走了；多理立刻拿出了一束短棒和棒头装有尖刀的猪刀枪；这些都是藏在祠堂里的。

祠堂前的空气，顿时各样；那些跳着玩着的小孩，立刻套上一副骇异的鬼脸，直瞪着两眼呆呆地站着。

多理把那束短棒和猪刀枪丢在地下时，铿然的声音，与灰尘同时飞起，震得金樱妹的小弟直哭了起来。

多理解开那束着的绳，自己拣起了一枝猪刀枪，用手掌去揩那柄上的灰尘。麻皮加来拣起这根，又拣起那根。老六也拣了一根短棒。独眼三还没有起来，多理就拿了一根短棒给他，催他起来。

接着，癞头金跑了回来，后面跟着加启、保东、多智、来富等一批人。他们都仓忙的走到祠堂前，只有加启带来一根铁尺，保东和多智等便顺手拾起一根短棒。

他们一群人，都拿着武器，凶纠纠往前走；癞头金过先，后面就

是多理和加启,以后就是保东和多智等了。

加裕大伯好久没有说话,最后也拿着旱烟管,慢慢的跟了上去。不知受了什么暗示似的,能弟和一批玩着的小孩,也随着加裕大伯前进。

江林公发出他破锣一般的沙音,说:

“不要老老实实的打他!把他们吓一下子,赶走了就算!……”

但是大家走得远了,没有听清楚他说的什么话。

在半路上,他们已走入杨柳树的丛里,一个个散了开去。多智回头看见能弟也跟在一群小孩中间,就吩咐他回去。

在柳林中,树影在沙上摇动,恰如活动影片;日光随处的透下几丝光线在他们头上,几疑出没在云彩间的明月,人声随处的惊动了树上的鸣蝉,翼声沙沙然的从这树飞到那树,和人们一步一步的踏着细沙的响声相和。

癞头金开始在柳荫中出现,走近那些凶狠的环溪人的前面,他开口就骂:

“你这批牛生的儿子!快把你的爷爷滚开!谁要你在此地开垦?”

环溪人还没有看见他召来的一班人马,厉声地回答:

“贱贼!不要在你祖宗的坟上爬痒!”

“你快些跟我滚开!不要来送死!”

环溪人自恃人多,如虎一般地追了过来。

“你打吗?来!”

柳荫里面喊出了一班人马,环溪人吓了一跳,就退缩了。加启装着没事似的,把铁尺藏在袖口里,走上前来,好像代他们讲和,要询问他的原委。他走到环溪人的面前,癞头金也追了上来,重新壮起他的胆量,打那个环溪人一个耳光。同时加启也抽出铁尺,只是对脑门的敲。多理、麻皮加来、保金等都赶上了;加裕大伯和几个顽皮的小孩也出现了。环溪人见来势不好,忙抽身往水里逃,多理

恐怕猪刀枪伤得太厉害了，就把它丢在地上，顺手把多智手里的短棒接过来，追到水岸，向那环溪人的背后一击，那人就往前冲，跌在水里。

加裕大伯连忙止住他们，都没有下水。那五个环溪人当中，有一个走得太忙乱了，在急流里滑了一脚，一个水涡儿，滚到深潭里，流水平他的头上；他因为加启的向着脑门敲来的铁尺太厉害了，所以提不起精神，才溜下去。这边的一批人都走出来，立在岸上，看那跌在水里的人发笑。

那先渡过去的三个人，就在对岸等着了，还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这边。及到那两人也到岸时，他们又开始大骂。

多能在那沙堤上，经他的哥哥多智喝回后，就呆呆地彳亍着，走回他自己家里。

他母亲还在灶下洗碗，香桂姊因为是新回门的客人，穿着新衣，在那边和他母亲谈天，一面无意的摇着手中的麦秆扇子。他的爸爸，加庭，没有在家。她们还不知道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能弟报告她们，说刚才玉湖人已和环溪人打仗。并且告诉她们关于打仗的见闻。最后，他很郑重地说出，多智也是同他们一块儿拿着短棒去的。

香桂姊听说和环溪人打仗，就吃了一惊。因为一面是她的夫家，一面又是她的母家，无论如何，这是使她为难的。

他母亲很埋怨多智不知理路，说他还没有成年，就要被自眩的本能所驱使，很紧的要做后生。况且环溪村又是我们的新亲，虽然姊丈是不一定在那里，但也难以为情。

能弟见着他的姊姊发呆，就跑了出来。他想他的母亲和姊姊们都不喜欢他报告的消息，对于他自己的自信，似乎有些阴晦。

祠堂前的人又站满了。各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张皇的情绪；此种情景，平时在那里是很不容易有的，因为平时在那里都是没事的闲谈和嬉笑；今天却如触了电一般的，大家的脸上，都如严峻而峭壁的山石，被一层迷蒙的烟雾遮盖着。能弟知道是为了刚才的那

件事,就一声不响地走人人丛中,仰着头听他们说话。

因为我家的小门,就靠近那株大樟树;所以祠堂前的空地,简直是我 and 妹妹的游戏场。

春舟大伯,穿着一件白夏布的大衫,在人丛中说话,大家一点都没有声音。他是加裕大伯的弟弟,前清进过一个秀才,现在可以同县城里的知事和警察官直接见面。因为他是一个文人,兄弟又多,家里又在年年的酿酒,年年的买田,所以没有一个不听他的吩咐的。他说:

“糟了!这一件事,我们不应该如此做。……现在那边上风了。……我们应该叫警察,……叫警察,说他私自开垦,强占土地!糟了!现在……是他上风了!”

他的语音有许多牵制,正好像什么人把他的舌根拖住;他想使他自己的语言,普遍的及到全体的听众,所以喉咙特别的提高。他说到后面简直是不成声了。他那语言飞散的效力,还不及他口边的泡沫的爆发;而他声音的拖搭和凝滞,却正似嘴角上的白沫一般的渐渐凝结着。

能弟挤在他面前,仰着头,不住的看着他。我从他的泡沫的飞散上,发现了能弟的沉默的头颅,在那边仰承甘露。我不喜欢能弟吃那些泡沫,正如我自己不喜欢别人用唾沫唾在我的头上一样。我挤了过去,牵着能弟的手,要他走到我的后门的门槛上坐;他就随我走来。

在那里,春舟大伯又说话了:

“现在,他一定去报警察了!……但是,不要紧;你们快把那些短棒和猪刀枪束好,藏到祠堂里转去。警察如果当真来的时候,由我去说话!”

这“由我去说话”几个字,春舟大伯,特别的说得重;好像要无论什么人都听见。同时,立着听他说话的人们,心中如放了一块石块,面上都微微地现出一种欢喜和尊敬的颜色。

“说一句私话罢!我们用兵器,是见不得客的。……兵器!

是刑事犯呢！……这是我们犯亏的。……好！现在把它藏起来好了。……警察来时，什么事都由我担当……因为这是关于合村的财富。……”

春舟大伯讲得满身都是汗，背部的汗珠，已经钻到白夏布大衫的外面，又开始流动了。他说到此处，就退了出去。

祠堂前的人们，又开始走动起来；嘈杂的声音，好像和那些人走动，有很高的相关度。

在那里，癞头金是最容易招人注目；因为他本来是很耐人寻味的，而这次的事实，又直接的与他有关；所以大家都追问他当时情形。

多理也很出众，他说述他用短棒扑击那个落伍者的环溪人，真是有声有色。加启也自述他的铁尺的利用，如何的轻便与如何的巧妙。而多理最以为荣，最说得津津有味的，就是他不肯用猪刀枪穿那个人的背部。

总之，祠堂前的空气，是非常的紧张。太阳稍或斜了一点西，火热的光焰，并没有改变；树梢头静悄悄的凝练着，鸣蝉也没有唱歌；雄鸡和母鸡们，彳亍的在草坦上走；几只活泼的村狗，也躺在树下，深深的咋舌。

我偷偷地问能弟，香桂姊姊在家里作什么？他说在家里嬉。我想看一看他的姊姊，就要求他同我一块儿到他家里去。

香桂姊一个人躺在楼上；向南的窗门开着，正可以望见村外的澄碧的溪潭，和隔岸的密接的绿荫，隐约的绵亘着的远山。

我说：“香桂姊！我来看你呢！”

她立起来喊我一声秋英妹。

我觉得她出了嫁以后，举止就有许多不同了。我说：

“你现在的面色，比什么时候都好呢。香桂姊。”

“不见得罢！——你看我很红润，是吗？——那是热得发烧的。”她说了微微的一笑，当即就把她的笑容敛住。我觉得对于她已经非常的隔阂的样子，找不出可以对她说说的话。